東嘉錄

東嘉録卷之十二

名臣

陳侍郎

陳桷字季壬温州平陽人見宋史本傳

政和二年廷對第三授文林郎冀州兵曹叅軍累遷

尚書虞部員外郎宣和七年提點福建路刑獄福州

調發防秋兵資粮不滿望殺帥臣變生倉卒吏民奔

潰閩城震駭桷入亂兵中諭以禍福賊氣沮邀桷奏

帥臣自斃桷詭從其請間道馳奏以前奏不實待罪

朝廷以桷知變釋之叛兵既調行乃道追殺首惡二

十餘人一方以安　本傳
紹興三年爲金部郎中時言事者率毛舉細務畧大
利害楠抗言今當專請治道之本脩政事以攘敵國
不當以細故勤聖慮如平時也又言刺史縣令滿天
下不能皆得人乞選監司重其權久其任除太常少
卿又陳攻守二策在於得人心修軍政五年除直龍
圖閣知泉州明年改兩浙西路提刑乞置三縣鄉老
以厚風俗凡宫室車馬衣服器械定爲差等重侈靡
之禁八年還福建路轉運副使復召爲太常少卿適
編類御書成詔藏敷文閣楠以爲舊制自龍圖至徽

猷皆設學士待制雜壓著令龍圖在朝請大夫之上至徽猷在承議郎之上每閣相去稍遠識者疑其不倫直敷文閣者綴徽猷則與諸閣小異降之則班列太卑欲參酌取中並爲一列不別相遠庶幾名位有倫仰稱陛下嚴奉祖宗議訓之意又言祫祭用大牢此祀典之常駐驛之初未能備禮止用一羊乞檢會紹興六年詔旨復用大牢

普安郡王出閣奉詔與吏部太常寺討論典故桷等議以國本未立宜厚其禮以繫天下望乃以皇子出閣禮例上之或以爲太重詔以其不詳具典故專任

己意懷姦附麗興吏部尚書吴表臣禮部尚書蘇符
郎官方雲翼丁仲寧太常屬王普蘇籍並罷
十五年知襄陽府充京西南路安撫使襄漢兵火之
餘民物凋瘵楠請于朝以今之戶數視承平時纔二
十之一而賦須尚多乞重行蠲減明年金房兵叛楠
遣將平之而後以聞漢水決溢漂蕩廬舍躬率兵民
捍築隄岸賴以無虞
楠寬洪醞藉以誠接物而恬於榮利當秦檜用事以
永嘉爲寓里士之夤緣攀附者無不躐登顯要楠以
直摘之舊爲人主所知出入頓挫晚由奉常少卿擢

權小宗伯復以議禮不阿忤意遷罷其節有足稱自號無相居士有文集十六卷陳桷守禮知變咸足紀焉（並本傳史論）

薛起居

薛徽言字德老温州人（見宋史本傳）紹興二年遣使分行諸路徽言在選中以權監察御史宣諭湖南時郴道桂陽旱饑徽言請于朝不待報即諭漕臣發衡永米以賑而以經制錢市米償之所刺舉二十人使還他使皆進擢宰相吕頤浩以徽言擅易守臣而移經制錢出知興國軍入為郎遷右司

擢起居舍人時秦檜與金人議和徽言與吏部侍郎晏敦復等七人同拜疏爭之一日檜於上前論和徽言直前引義固爭反復數刻中寒疾而卒高宗念之賻絹百疋特與遺表恩本傳

薛徽言其才猷有可以經邦其風節皆可以勵世然皆論議不合奉祠去國可為永慨矣史論

張忠甫

張闡字大猷温州樂清人見宋史本傳幼為學時誦經史善屬文將命名夢神人大書闡字因以是名爾父異之力勉其為學未冠由舍選貢京

師登宣和六年進士第
調廉州兵曹掾兼治右獄時方臘作亂蘭倡守禦計
有義士請身督戰既戰稍却州將怒付蘭治將殺之
蘭力爭曰是士以義請戰官軍却勢不得獨前非首
奔者殺之何罪州將意解士得免李田帥江西辟益
帥河南皆辟置幕下群盜據洞庭官軍俱西北人不
閑水戰蘭建議造戰艦以大艦為營小艦出戰乘水
洄直擣賊巢賊勢以衰
紹興十年詔侍從各舉所知給事中林待聘以蘭聞
召對時金人議和歸關中地關首言關中必爭之地

古號天府顧固守以蔽巴蜀圖中原次言監司郡守薦舉之弊又乞嚴禁遏糴以濟江浙水患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兼具益王府教授時諸將恃功邀爵賞有過則姑息又兵布於外禁衛單寡闡上疏極論之後稍進退諸將必當其實且召諸道兵以益禁旅皆如闡言

秦檜每薦臺諫必先諭以己意嘗謂闡曰秘書久次欲以臺中相處何如闡謝曰丞相見知得老死秘書幸矣檜默然竟罷主管台州崇道觀

孝宗在王邸帝妙選宮僚謂莊重老成無踰闡者改

命祠部熙建王府贊讀
三十一年春大雨無麥苗荆浙盜起詔侍從臺諫條陳禦盜弭災之得闕上疏曰和議以來歲有聘幣民不堪命臣願陛下毋以金人困中國可乎歸正人時有遣還之命怨聲聞道路臣願陛下毋以金人得以甘心可乎州縣吏職卑地遠漁奪之禍被于編籍臣願陛下嚴贓吏之誅可乎蠲租之令已赦復征寬大之澤例為虛文臣願陛下申詔令之禁可乎是數者能次第行之則足以動天地召和氣災異盜賊不足慮也又言金主亮將入侵宜守要害防海道三邊不

可無良將督視不可無大帥疏奏帝嘉納面諭曰卿所言深中時病但遣人北歸已載約書朕不忍渝也孝宗即位闡權工部侍郎兼侍講入謝言諸將以敗爲捷冒受爵秩州府禁軍因覃霈鼓譟希厚賞不可不正其罪時悉爲施行金主亮死葛王褎復求和再議遣使闡言宜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曰使者報聘故事也舊約不從朕志定矣是冬給札侍從臺諫條具時務闡上十事皆剴切當時應詔數十人惟闡與國子司業王十朋指陳時事斥權倖無所回隱明

日召兩人對內殿帝大加稱賞賜酒及御書時進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册寶工部例進官闡辭或曰公轉一階則澤可以及子孫奈何辭闡笑曰寶册非吾功也吾能為子孫冒無功賞乎頃之除工部尚書兼侍讀

金副元帥紇志右烈寧以書諭通好三事國書歲幣已定惟割唐鄧海泗未決將遣王之望龍大淵通問而衆言紛紛不已闡謂不與四州乃可通和議論先定乃可遣使令彼為客我為主我以仁義撫天下彼以殘酷虐吾民觀金勢已衰何必先示以弱朝

論題之帝用真宗故事命經筵官二員遞宿學士院以備顧問闡入對尤数亟引疾乞骸骨帝不忍其去二年闡請益力乃除顯謨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陛辭帝問所欲言闡奏許和則忘祖宗之讎棄四州則失中原之心遣歸正人則傷忠義之氣惟陛下毋忘老臣平昔之言其指時事尤諄切帝眷益篤諭以秋凉復召加賜犀帶特許佩魚居家踰月卒

朱熹嘗言秦檜挾敵要君力主和議群言勃勃不平檜既摧折忠臣義士之氣遂使士大夫懷安成習至癸未和議則知其非者鮮矣朝論間有建牽雜言利

害其言金人世讐不可和惟胡右史銓張尚書闡耳并本傳

張闡論事無避皆一時之良為檜所忌而不撓者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信哉史論

公擢工部尚書兼侍讀初上用真宗故事命經筵官二員逓宿學士院朝夕宣召商確古令諮訪政事公入對尤數知無不言屢引疾丐閑上曰朕所以知外事皆頼工部尚書相從何忍言去耶見周平園集

公莊重出於天性誠信濟以學力在王邸讀資治通鑑至脩身治國必反復誦說壽皇每嘉納見名臣言行録

朱文公戊午讜議序曰靖康之禍二帝北狩臣子痛憤雖萬世必報其讎太上皇帝受命中興誓雪父兄之辱至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綱紀復張諸將屢捷恢復之勢蓋已什八九成矣虜人於是始露和親之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虜建力主其事當時人心尚正人倫尚明天下人無賢愚貴賤交口合辭以為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耻者數輩起而和之清議不容詬詈唾斥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則其於檜可知矣而檜乃獨以梓宮長樂藉口攘却衆謀熒惑主聽然後所謂和議者翕然以定而不可破自

是以來二十餘年國家忘仇敵之虜而懷宴安之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以遂姦謀而向者冒犯清議希意迎合之人無不夤緣驟至通顯或乃踵檜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倫天經地義所謂民彝者不復聞於搢紳之間矣士大夫狃於積衰之俗徒見當時國家無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忘讎忍辱爲事理之當然主和議者慕爲檜遊談者慕其徒一雄倡之百雌和之癸未之議發言盈廷其曰虜世讎不可和者獨張公與胡公銓而已自餘蓋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所以爲說不出乎利害

之間又其餘則雖平時號賢士大夫慨然有六千里為雛人役之歎者一旦進而立乎廟堂之上顧乃惘然如醉如幻而忘其疇昔之言厥或告之則曰此處士之大言耳烏乎檜之罪上通於天萬死而不足以贖者正以其始則倡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心不正人倫不明而末流之弊遺君後親至於如此之極也夫惟三綱不立是以衆志無所統係而上之人亦無所憑藉以為安斯亦有識之士所為長慮却顧而凛然以寒心者而說者猶曰姑以衆論之從違而卜事理之可否則今日士大夫是和者之

多盖不下前日非和者之衆也獨安得以前日之不可而害今日之可哉嗚呼是未知前日人倫之明而今日之不明前日人心之正而今日之不正也且君以人之衆寡爲勝負則夫所謂士大夫是和之多者又孰若六軍萬姓之爲多耶今六軍萬姓之言則是二公之言而已盖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者其於世也有明晦其在人也無存亡是以雖當頹壞廢弛之餘邪議四起無復忌憚而亦不能斬伐銷鑠使之無也奈何不聽於此顧反夾得失於前日 所謂頑鈍嗜利無耻者之餘謀此已墜之

三綱所以未能復振己隳之萬事所以未能復理而上之人終亦未能有所憑藉以成安強之勢也錄言行

吳尚書

吳表臣字正仲永嘉人見宋史本傳登大觀三年進士第擢通州司理陳瓘謫居郡中一見而器之盛章者朱勔黨也嘗布婢有武臣強而取之章誣以罪繫獄表臣方鞫之郡將曰知有盛待制乎表臣佯若不知者卒直其事

高宗詔臺諫條陳大利害表臣請措置上流以張形勢安輯淮甸以立藩蔽擇民兵以守險阻集海船以

備不虞其策多見用帝方向儒術表臣乞選講官以
稗聖德且於古今成敗民物情偽邊防利害詳熟講
究由是詔開經筵邇臣有請用蔡京王黼之黨者侍
御史沈與求乞明指其人顯行黜責執政不悅奪其
言職表臣爭曰臺諫為天子耳目所以防壅蔽杜姦
邪若咎其切直而黜之後誰敢言非國家福也請還
與求以開言路時防秋議選守邊者急乏才表臣曰
唐蕭復言于德宗陳少游任兼將相首敗臣節韋皐
幕府下僚獨建忠義以皐代少游鎮淮南善惡著明
則天下知逆順之理初不以皐名賤官卑為疑今取

忠義不屈有已試之驗者不次而用豈特可以勸扞禦方略亦堪倚杖於是陳敏等十數人寖以錄用紹興元年召為司勳郎中遷左司詔百官陳裕國強兵之策表臣條十事以獻曰蠲稅役以懇閑田汰惰卒以省兵費罷添差以澄冗負停度牒以蕃生齒拘佃租以防乾沒委計臣以制邦用獎有功以厲將帥招弓手以存舊籍嚴和買以絶弊倖簡法令以息瘡痍宰相擬表臣為檢正帝曰朕將自用之遂除左司諫給事中胡安國以論事不合罷表臣上疏留之前宰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軍馬表臣力言都督不可

罷除侍讀又累疏爭之不聽
召爲祕書少監同修哲宗實録帝如建康詔表臣兼
留司參議官除中書舍人給事中兵部侍郎建崇二
國公就外傅兼翊善帝曰二國公誦習甚進卿力也
徙禮部侍郎遷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時秦檜欲使
使金議地界指政事堂曰歸來可坐此表臣不荅又
以議大禮忤意罷去
起知婺州會大水發常平米振貸之然後以聞郡人
德之謚最除敷文閣待制
自奉無異布衣時鄉論推其清約並本傳

表臣交於陳瓘其師友淵源有自來矣故其議論讜直剛嚴鯁峭不惑異說不畏強禦 史論

紹興中吳表臣於經筵講孟子 見玉海

東嘉録卷之十三

名臣

婁察院

婁寅亮字陟明永嘉人見宋史本傳

政和二年進士為上虞丞建炎四年高宗至越寅亮上疏云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育之宫中此天下之大慮也仁宗感悟其説詔英祖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

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
寧以來諛臣進説獨推濮王子孫以為近屬餘皆謂
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奔迸藍縷僅同民
庶恐祀豊于昵仰違天監太祖在天莫肯顧歆是以
二聖未有回鑾之期金人未有悔禍之意中原未有
息肩之日臣愚不識忌諱欲乞陛下于子行中遴選
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
之生退處藩服更選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
升為南班以備環衛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係人心
之望帝讀之感悟樞密富直柔薦之紹興元年召赴

行在以其言宗社大計也既入見復上疏曰陛下輟
迹所環六年于外險阻艱難備嘗之矣然而二聖未
還金人未滅四方未靖者何哉天意若曰天祚宋德
太祖不私其子而保之不幸姦邪誤國而壞之將使
嗣聖念祖思危而後獲之乃所以伸其永命也臣誠
狂妄去歲上章請陛下取太祖諸孫之賢者視秩親
王使牧九州誤蒙采聽赦而不誅茲蓋在天之靈發
悟聖心為社稷計非愚臣之所及也伏望宣告大臣
行之他日皇子之生使之退處清暇不過增一節度
使耳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章聖之慮自然孝弟感通

兩宮田疇澤流萬世改令入官擢監察御史時相秦檜以其直柔所薦惡之諷言者論寅亮匿父喪不舉下大理鞫問無實猶坐為族父冐占官户罷職送吏部由是坐廢（並見本傳）

上虞縣丞婁寅亮上書言宗社大計欲選太祖諸孫伯字行下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疏入上大歎悟直柔從而薦之召赴行在除監察御史於是孝宗立為普安郡王以寅亮之言也（見宋史富直柔傳）

婁寅亮請立太祖後為太子能言人臣之所難言而

高宗亦慨然從之君仁而臣直乎宋汝為歸自金國論事切直與寅亮俱迕秦檜一則誣以罪譴一則逃遁以死於乎悕矣史論

徐忠文

徐誼字子宜一字宏父溫州人見宋史本傳

孝宗臨御久事皆上決執政惟奉旨而行群下多恐懼顧望誼諫曰若是則人主日聖人臣日愚陛下誰與共功名乎及論樂制誼對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上遽改容曰卿可謂不以官自惰矣知徽州陛辭屬光宗初受禪誼奏三代聖王有至誠

而無權術至誠不息則可以達天德矣至郡歙縣有
妻殺夫繫獄以五歲女為證詛䟽曰婦人能一掌致
人死乎緩之未覆也會郡寃實核于庭死者父母及
弟在焉乃言我子欠租父繫餓而大叫役者批之墮
水死矣然後究者得釋吏皆坐罪合郡以為神
孝宗疾浸棘上父稽定省詛入諫退告宰相曰上慰
納從容然目瞪不瞬意思恍惚真疾也宜禱祠郊廟
進皇子嘉王參決丞相留正不克用孝宗崩上不能
喪祭奠有祝有司不敢攝百官皆未成服詛與少保
吳琚議請太皇太后臨朝扶嘉王代祭及將禪正宴

懼仆於殿庭而去誼以書譙趙汝愚曰自古人臣為忠則忠為姦則姦忠姦雜而能濟者未之有也公內雖心惕外則坐觀非雜之謂歟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汝愚問策安出誼曰此大事非憲聖太后不可而知閤門事韓侂胄憲聖之戚也同里蔡必勝與侂胄同在閤門可因必勝招之侂胄至汝愚以內禪議遣侂胄請于憲聖侂胄因內侍張宗尹關禮達汝愚意憲聖許之寧宗即位誼遷檢正中書門下諸房公事兼權刑部侍郎進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

侂胄恃功以賞薄浸觖望誼告汝愚曰異時必為國

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雅器誼除授建明多
咨訪誼隨事裨助不避形跡怨者始衆嘗勸汝愚早
退汝愚亦自請名在屬籍不宜久司揆事願因阜陵
訖事以去寧宗已許之侂胄出入禁中無度誼密啓
汝愚無計防之乃直面諷侂胄侂胄疑將排已首謁
誼束裝真誼還謁留之通殷勤誼不往吏部侍郎彭
龜年論侂胄罪狀侂胄疑汝愚誼知其情益怨恨以
御史劉德秀胡紘疏誼責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
置移袁州久之許自便初金攻廬楚不下留兵綴濠
州以待和時時抄掠與宋師遇殺傷相當淮人大驚

復迸流江南在建康者以數十萬計誼晝夜拊循益嚴備禦請專捍敵勿從中御朝廷懼生事移知隆興府以卒誼嘗與紹興老將接於行陣之法分数奇正皆有指授自為圖式後謚忠文並本傳

徐誼竄逐於小人之手身之否道之亨也史論

蔡知閣

蔡必勝字直之其先自莆徙為平陽人見葉水心文集孝宗立公以武學進士對策第一授江東將領故事將官謁師皆小袖衫拜庭下至公獨袍笏肅揖帥因請以賓禮見水心文集

召試閤門舍人曾覿用事與公見已故召衆舍人飲輒差會期同列憂趣公公不肯往既得對陳六事移晷詰難反覆公辯奏從容手筆付外多施行者知澧州毋喪不赴知邵州論擇方面人材及天下大計孝宗尤異之曰觀卿一表前程未可量也勉之命周丞相留公館伴公辭至郡言州起總領所錢歲八萬溪愳舟敗詔易以銀在邵二年公私便之邵人乞更留一年勅碑紀政公皆禁止還知光州未至光宗召復為閤門舍人遷帶御器械未幾武德卒上數問蔡某何時服除召復為帶御器械時御帶員足公辭詔員

外供職光宗之在東宮聞公不見曾覿對宮僚嘆息言佳士難得退朝嘗目招公自邵州還也光宗方祭決見於議事堂謂公向在閣門鐵有人稱道今去幾何比來安否

孝宗崩光宗疾不能喪太皇太后命今上即位上却避再三公與同列韓侂胄扶抱登御榻涕淚被面庭中驚悚

出知池州建德縣解強盜十人囚稱冤公疑之官吏爭獄已具矣公閱其案有弓手坐他事同繫教囚始自誣服幸速見太守急呼至屏人曰若知真盗乎趣

禽有厚賞盜果得十人泣拜去人以為神

徙知楚州北神鎮少年以剽境外為業前後不能禁

公日與錢米什伍伺察用其豪為總首旬一按試兩

界以安有効用張聦聚衆越淮自稱元帥謀取桃園

寨邊人兇懼公外示不知者密設方計俘聦以歸斬

于市然後以聞諸將嗟服自謂不及也

公既領方鎮經度久遠議於今新城斗梁月城中間

合築相連創二水門增建康戍軍徙其家勿更戍浚

肥河修巢湖西口閘以通漕且造戰艦於巢湖並湖

民願為水軍者籍焉湖有孤姥山急難可保聚乾道

中為寨屋五百敖倉七十今浸廢而兩淮民馬官可
給直聽自養歲大閱以賞激之朝論相持久方行而
公已歸死矣合肥椿積錢七萬待非常朝廷意帥以
侵用徙置漕司公以自節郡費者別儲之更過其舊
虜有楊椿數至光州獻攻守策實覘我守不悟輙上
聞公奏拘縻内地從之
公為政求下疾苦審郡利病條畫修廢先後必倫未
嘗立名字歛財而費以其餘與民歲時寒苦賙其尤
貧不自業者親至學官課率諸生勸教有義士人興
起在廬封馬亮包極之墓因墓作祠趙立魏勝死戰

於楚新其塋廟以公田給祀徐誼子宜公之友也謫居南安公時守池將乞宮觀禄歸爲徐公奉其母徐公驚嘆固止之四方名士擯于家者不以容跡存間無虛歲蓋公以忠孝發其剛毅慈良成其容察故凡所立必得其大者至其小者尚皆可紀而余不盡録也

紹熙初光宗已不豫雖御朝猶苒苒未平外庭不知之多諫上宜過北宮省候如禮疏積几上言或訐至上寬優不加怒然亦不能從也自是中外訛言相洶動無不識切過宮者甚至群以相率攀上衣裾泣曰

壽皇死也陛下合上輦一出隨至福寧殿不退上亦泣曰此非卿等行處也急還内繡緘為裂有責宰相上有疾明矣父子相見宜俟疾瘳公不播告使臣下輕議君父可乎宰相悵然曰君殆未曉夫上實有疾然諱言疾日御朝自如玆所以為疾也且人臣無自以疾名上身之理旣而孝宗大漸上成服宮中中外訛言益甚或言某將輙奔赴或傳某軍私聚哭大抵皆反矣朝士潜遁者前後數人私竊以家去者甚衆近幸富民競匿重器村舍中都人朝夕不自聊或又責宰相上雖疾不臨喪無以辭於天下今嘉王長君

豫建參決則疑謗釋矣宰相又悵然曰他日嘗除出
一草茅書書言儲副事吾袖進取旨上變色曰儲副
不豫建建即代也朕欲卿知其妄耳然試合辭以請
上再報曰甚好朕欲退閑久矣屢乞奏事不獲命憂
懼無所出公自爭過宮至孝宗崩晝不食夜不寐私
念曰夫梓宮無主而上疾不瘳請儲不獲計且窮倘
白太皇太后遂立元子代執喪養上疾其可獨與知
樞密院趙公汝愚往返定議時韓侂胄同在閤門公
素善侂胄曰公於太皇甥也吾欲以公至趙公所侂
胄知指許諾公遂挾侂胄見趙公叅諾因知省閤禮

白太皇太后趙公又約工部尚書趙彥逾戒郭杲飭宿衛起居舍人彭龜年告嘉邸備進發皆定矣五年七月甲寅禫祭時臺諫官有待罪城外者孝宗崩不敢復入而學官須祭畢將歸曰里太皇太后遂引宰執至簾下詔曰皇帝疾至今未能執喪自欲退閑此御筆也嘉王可即皇帝位於重華宮躬行喪禮百官泣拜起而今上已立天下晏然復寧者公本致侂胄於趙公定策遂立元子公之力也

侂胄恃功專盜立黨論為傾者方因之而知閤劉弢又內忌公即脅說侂胄曰蔡直之素厚諸名士今內

貎容畫外扶正論非君福也侂胄由是疏公出為池州公嘆曰吾受太上深知不幸太上有疾命懸漏刻而吾判家族出此所以報也事屬安定何妥分彼我乎禍今作矣亟去絕口秘前事侂胄果為飛語中趙公貶死衡陽士不附者盡以趙公黨坐之自為大師郡王擅國命絕席卿相而公連刺外州默默以卒悲夫公不矜功不徇利似矣然而以立君為難者雖通乎百世猶將難之也故余不敢闕以待信史焉 水心文 集

東嘉錄卷之十四

名臣

周侍郎

周端朝字子靖行己族孫𩔖見郎志

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執喪時趙汝愚知樞密院奏請太皇太后迎立寧宗于嘉邸以代喪禮朝野晏然遂命汝愚為右丞相登進耆德及一時知名之士有意慶曆元祐之治韓侂胄竊弄國柄引將作監李沐為右正言首論罷汝愚中丞何澹御史胡紘章繼上竄汝愚永州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連疏捄爭俱

被斥宏中曰師儒能辯大臣之冤而諸生不能留師儒之去於詛安乎衆莫應獨林仲麟徐範張衜蔣傳周端朝五人願預其議遂上書曰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道惟小人中傷君子其禍尤慘君子登庸杜絕邪枉要其處心實在於愛君憂國小人得志仇視正人必欲空其朋類然後可以肆行而無忌於是人至孤立而社稷危矣黨錮潵漢朋黨亂唐大率由此元祐以來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變臣子所不忍言而陛下所不忍聞也臣切見近者諫臣李沐論前宰相趙汝愚數談夢兆擅權植黨將不利於陛下以

此加誣實不其然汝愚乞去中外咨憤而言者以為
父老權呼蒙蔽天聽一至於此章頴力辨其非肴遭
斥逐聞者巳駭既而祭酒李祥博士楊簡相繼抗論
毅然求去告假幾月善類皇皇一旦有外補之命言
者惡其扶植正論極力觝排同日報罷六館之士為
之憤惋涕泣令李沭自知邪正之不兩立而公誼之
不直巳乃欲盡去正人以便其私於是托朋黨以罔
陛下之聽臣謂二人之去若未足惜殆恐君子小人
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巳然之監豈堪復見於
今日邪陛下厲精圖政方將正三綱以維人心來群

議以定國是遽聽奸回槩疑善類比臣等之所未諭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之禍懲靖康之變精加宸慮特奮膺斷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明示好惡旌別淑慝竄李沐以謝天下回祥簡以收士心臣雖身膏鼎鑊實所不辭書奏不報則繳副封于臺諫侍從侂冑大怒坐以不合上書之罪六人皆編置以宏中為首將竄之嶺南中書舍人鄧馹上書救之不聽右丞相余端禮拜於榻前至數十乃免遂從上惻然許之乃送太平州編管天下號為六君子端朝字子靖嘉定三年試禮部第一終刑部侍郎

蕭侍講（見宋史楊宏中傳）入對言人主之學與士大夫之學不同士大夫一心之有亡繫於一身之是非人主一念之操舍繫關天下之休戚復言近歲經筵例成兼職令抱道篤學之士列在庶官守道不苟之賢栖置散地乞廣加收召以備其選於是蔣重珍徐清叟葉味道相繼進用端平初時相怵於浮議遽興三京之師端朝力言其不可既而師徒撓敗一如所料（見郡志）

周端朝冠婚喪祭禮二卷集司馬氏程氏呂氏禮（見宋史藝文志）

皇朝桂陽志五卷藝文志

林樞密

林畧字孔英温州永嘉人見宋史本傳

慶元五年舉進士歷饒州太平監教授辟幹辦四川茶馬司公事崔與之帥蜀目之曰此臺閣之瑞也還武學博士國子監丞太常寺丞奉祠拜宗正少卿兼崇政殿說書遷右司諫兼侍講告于帝曰虚心以為從諫之本從諫以為求治之本拜殿中侍御史升侍御史試諫議大夫嘉熙三年以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以言罷提舉洞霄宮以資政殿學士致仕

淳祐三年八月卒贈宣奉大夫本傳
林畧所謂虛心從諫者有益於人主矣史論

劉參政

劉黻字聲伯樂清人見宋史本傳
早有令聞讀書鴈蕩山中僧寺年三十四以淳祐十
年試入太學儕輩已翕然稱之時丁大全方為臺屬
劾奏丞相董槐迫逐去國將奪其位黻率同舍生伏
闕上書大槩言朝廷進退大臣須當以禮書上忤執
政送南安軍安置歸別其毋解氏解氏曰為臣死忠
以直被貶分也速行黻至南安盡取濂洛諸子之書

摘其精切之語輯成書十卷名曰濂洛論語
還太學未幾侍御史陳垓誣劾程公許右正言蔡榮
誣劾黃之純二公罷出六館相顧失色黻又率諸生
上書言黻等蒙被教養視國家休戚利害若已痛癢
朝廷進一君子臺諫發一公論則彈冠相慶喜溢肺
腑至君子黜而不獲用公論沮而不克伸則憂憤忡
結寢食俱廢臣聞扶植宗社在君子扶植君子在公
論陛下在位幾三十年端平間公正萃朝忠讜接武
天下翕然曰此小元祐也淳祐初大姦屛迹善類在
位天下又翕然曰此又一端平也奈何年來培養佛

護之初心不能不為之轉移祖宗建置臺諫本以伸
君子而折小人昌公論而杜私說乃今老饕自肆姦
相仍以諂諛承風旨以傾險設機阱以洪恐盜宮
爵陛下非不識拔群賢彼則忍於空君子之黨陛下
不容受直言彼則勇於倒公議之戈不知陛下何
負此輩而彼乃負陛下至此耶當陛下詔起彙髦之
而公許起自家食正君子覘之以為進退之機乃
今坐席未温彈章已上一公許去若未害也臣恐草
野諸賢見機深遁而君子之脉自此絶矣比年朋邪
扇熖緘默成風奏事者不過襲陳言應故事而已幸

之純兩疏差彊人意乃令軟媚者全身鯁直者去國一之純去若未害也臣恐道路以目欲言輙沮而公論之脉自此絕矣况今天下可言之事不爲少可攻之悪不爲不多術窮桑孔浸有逼上之嫌勢挾金張濫㞐牧民之職以乳臭騃子而躐登從槖以光範私人而累典輔藩錢神通靈於旁蹊公器反類於互市天下皆知之豈陛下獨不知之正惟爲陛下紀綱者知爲身謀不爲陛下謀陛下燭事幾誼可堅此輩豢蔽術中何忍以祖宗三百年風憲之司而壞於一二小人之手耶臣汝騰陛下之劉向也則以忠鯁斥

臣子才臣棟臣伯玉陛下之汲黯也則以切直罷逐使淳祐諸君子日消月磨至今幾為之一空彼誠何心哉高宗紹興二十年之詔有謂臺諫風憲之地年來用人非據與大臣為友黨濟其喜怒甚非耳目之寄臣竊觀近事不獨臺諫為大臣友黨內簡相傳風旨相諭且甘為鷹犬而聽其指嗾焉宰相所不樂者外若示以優容而陰實頤指臺諫以去之臺諫所彈擊者外若不相為謀而陰實奉承宰相以行之方公許之召也天下皆知獨斷於宸衷及公許之來也天下亦知嘗得罪於時宰豈料陛下之恩終不足恃宰

相之嗔竟不可逃耶陛下萬機之暇試以公許之純與垓榮等熟思而靜評之其言論孰正孰邪孰忠孰佞雖中智以下之主猶知判别是非況以陛下明聖顧不察此近見公許奏疏嘗告陛下揭至公以示天下垓則以秘密之説惑上聽公許嘗告陛下以寵賂日章官邪無警欲塞倖門絶曲徑垓則縱俠客以挑攬關節持閤扁以脅取擧狀開賂門以歛弄按章至若之純之告陛下力伸邪正之辨明斥媢相之非蹇蹇諤諤流出肺腑榮身居言責聞其風声自當愧死尚敢妄肆萋菲略無人心乎且陛下擢用臺諫若臣

磊卿臣咨夔臣應起臣漢弼臣凱臣燧光明俊偉卓
為天下稱首然甫入而遽遷一鳴而輙斥獨垓衆輩
貪饕頑忍久汙要津根據而不拔劉向所謂用賢轉
石去佞拔山者乃今見之可不畏哉矧今國嗣未正
事會方殷民生膏血朘削殆盡所賴以祈天命係人
心惟君子與公論一脉耳小人以不恤之心為無忌
憚之事其意不過欲爵位日穹權勢日盛以富貴遺
子孫耳豈暇為國家計哉自昔天下之患莫大於舉
朝無公論空國無君子我朝本無大失德於天下而
乃有宣靖之禍夫豈無其故哉始則邪正交攻更出

迭入中則朋黨翼偽陰陷潛詆終則倒置是非變亂
黑白不至於黨禍不止向使劉安世陳瓘諸賢尚無
恙楊畏張商英周秩輩不久據臺綱其禍豈至此烈
古語云前車覆後車戒今朝廷善類無幾心懷姦險
者則以文藻飾佞舌志在依違者則以首鼠持圓機
宗社大計孰肯明目張膽為陛下伸一喙者則其勢
必終於空國無君子舉朝無公論脫有緩急彼一二
憸人者陛下獨可倚仗之乎若核之罪又浮於蔡雖
兩觀之誅四裔之投猶為輕典陛下留之一日則長
一日之禍異時雖借尚方劍以礪其首尚何救於國

事之萬一哉又曰自昔大姦巨孽投閑散地惟䂓朝廷意向以圖進用之機元祐間章惇呂惠卿皆在貶所自呂大防用楊畏爲御史初意不過信用私人牢䕶局面不知小人得志揺唇皷吻一時正人旋被斥逐繼而章惇復柄用雖大防亦不能安其身於朝廷之上令右轄又塵姦人垂涎有日矣聞之道路餽遺不止於鞭韈脉絡潛通於禁近正陛下明察事機之時若公論不明正人引去則遲回展轉鈞衡重寄必歸於章惇等乃止今日之天下乃祖宗艱難積累之天下豈容此輩再壞耶又諫遊幸疏曰天下有道人

主以憂勤而忘逸樂天下無道人主以逸樂而忘憂勤自昔國家乂安四夷賓服享國日久侈心漸生若漢武帝之單于震讐而有千門萬戶之觀唐明皇之北邊無事而有驪山温泉之幸至於隋之煬帝陳之後主危亡日迫遊觀無度不足効也堯舜禹湯文武兢業祗懼終始憂勤無逸言遊畋則不敢日旻則不暇食曷嘗借祈禳之説以事遊觀之逸比年以來以幸爲利以玩爲常未免有輕視世故聊忽天下之心單于未嘗震讐而有武帝多欲之費耗北邊未嘗無

明皇宴安之鴆毒陛下春秋尚少貽謀垂憲

之機悉在陛下作而不法後嗣何觀自十數年間創
龍翔創集慶創西大一而又示之以遊幸導之以禱
祠蠱之以虛誕不經之説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
如自然積久慣熟牢不可破誰得而正之且西太一
之役佞者進曰太一所臨分野則為福近歲自吳移
蜀信如祈禳之説西北坤維按堵可也今五六十州
安全者不能十數敗降者相繼福何在耶武帝祠太
一於長安至晚年以虛耗受禍而後悔方士之繆雖
其悔之弗早猶愈於終不知悔者也大凡人主不能
無過脱有過言過行牢執侍從當言之給舍臺諫當

言之搢紳士大夫當言之皆所以納君於當道者也今陛下未爲不知道未爲不受人言宰執以下希寵而不言與夫言之而不力皆非所以愛陛下也其心豈以此爲當而不必言哉直以陛下爲不足以望堯舜禹湯文武之主而以漢武明皇待陛下也

咸淳三年拜監察御史論内降恩澤曰治天下之要莫先於謹命令謹命令之要莫先於窒内批命令帝王之樞機必經中書參試門下封駁然後付尚書省施行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効也臣覩陛下自郊祀慶成以來恩數綢繆指揮煩數今

日內批明日內批卽報之間以內批行者居其半竊為陛下惜之出納朕命載於書出納王命詠於詩不專言出而必言納者蓋以命令繫朝廷之大不能皆中乎理於是有出而復有納焉祖宗時禁中處分軍國事付外者謂之內批如取太原下江南韓琦袖以進皇英宗悚然避坐此豈非謹內批之原哉臣日夜念此以為官爵陛下之宜爵三省陛下之三省所謂同奉聖旨則是三省之出命卽出陛下之命也豈必內批而後為恩緣情起事以義制欲其事當行某事當息具有條貫何不自三省行之其有未穆於公論

者許令執奏顧不題歟
四年改正字言正學不明則義理日微異端不息則
鼓惑轉熾臣非不知犯顏逆耳臣子所難實以君德
世道重有關係不容不懇惻開陳疏上逾日未蒙付
外孟軻有云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臣忝職諫省
義當盡言今既不得其言若更貪戀恩榮不思引去
不惟有負朝廷設官之意其於孟軻明訓實亦有慊
知慶元府事建濟民莊以濟士民之急資貢士卷官
之費備郡庠耆老緩急之需又請建慈湖書院八年
召還拜刑部侍郎九年改朝奉郎試吏部尚書兼工

部尚書蕭中書舍人蕭修玉牒兼侍讀上疏請給王十朋祠堂田上

宜中謀擁二王由温州入海以兵逆[illegible][illegible]敗將遜相位於是黻托宗祀於母弟成伯遂起及羅 以疾卒 並本傳

劉黻分別邪正侃侃敢言 史論

東嘉録巻之十五

名臣

曹文恭

曹豳叔遠族子字西士（見宋史本傳）少從錢文子學登嘉泰二年進士第授安吉州教授調重慶府司法叅軍郡守度正欲薦之豳辭曰章司録母老請先之正敬嘆改知建昌縣復故尚書李常山房建齋舍以處諸生擢秘書丞兼倉部郎官出為浙西提舉常平面陳和糴折納之弊建虎丘書院以祀尹焞移浙東提點刑獄寒食放囚歸祀其先囚感

泣如期至召為左司諫與王萬郭磊卿徐清叟俱負直聲當時號嘉熙四諫上疏言立太子厚倫紀以弭火災又論余天錫李鳴復之過迕旨遷起居郎進禮部侍郎不拜疏七上進古詩以寓規正久之起知福州再以侍郎召為臺臣所沮而止遂守寶章閣待制致仕卒謚文恭本傳

周蒼巖

周元龜字錫疇温平陽人見林霽山文集

讀書迎解落筆輙驚人少有老度窮有通識以六典貢漕闈升賢關擢嘉熙進士第

開慶己未提轄左帑時太學六士扣閽當攖怒其攻
己將擢公言路諷以意公正色曰臺諫天子之耳目
不可市私恩直士國家之元氣不可以報私忿祖宗
三百年學校公論所自出柰何摧折之乎語已東裝
明日臺疏下矣景定謂咸謂公相國故人要津立致
公尺書不扣光範一廢六霜癸亥除主管官誥院委
買江東限田公曰熙寧間海內無事王安石以新法
騷動釀成中天不忍言之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未
聞瘠子以肥父而家可為也聞者震耳說者交吻明
日又臺疏下矣

父戒軒先生交慈湖楊公簡鶴山魏公了翁其學根義理達事物公所樹立父教也自號蒼巖有蒼巖雜著八十卷又有訓鑑大蒐文苑心嘗師友四騷觀史大議管見類要詞科類臺稾奇字法語各若干卷並山齋文集

章恭毅

章綸字大經溫州樂清人見登科錄公資稟殊常甫成童即刻勵好學既冠郡守何公文淵選補郡庠生登正統己未進士授南京禮部主事景泰初陞禮部儀制郎中適國家多故公知無不言

言無不盡首請增會試取士額次言太平十六事累數千言俱准議行車駕欲幸大隆福寺公言以萬乘之尊臨異端之地傳之後世誠非美事見名臣言行通錄五年五月陳言修德弭災事一曰畏天戒二曰任賢理三曰養聖躬四曰節幸御五曰務儉約六曰勤論政七曰惇孝義八曰慎賞賚九曰重名爵十曰革巡撫十一曰擇重臣十二曰辨異端十三曰郤貢獻十四曰汰冗官其畏天戒大意謂內臣不可干外政使臣不可假威福後宮不宜盛聲色凡為陰盛之類請悉革罷其惇孝義畧曰臣聞伊尹告太甲有曰立愛

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於四海孟軻氏有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誠以孝弟者百行之本萬善之長天子之所以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者不越乎一孝弟而已 本朝以孝治天下而友弟之義皆孝所惟恭惟 上聖皇太后 皇太后兩宮為天子母尊之至也皇上以天下養養之至也故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以天下養之在乎躬親養之躬親養之庶幾謂之至也伏望 皇上於退朝之暇必朝兩宮尊奉 上聖皇太后皇太后而修問安親膳之禮是即古帝王之孝也臣又恭

惟　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四年是為天下之父也
與皇上同氣異胞是為至親之兄也皇上向曾親受
上皇之冊封是為上皇之臣子也　上皇親征戎虜
被留虜庭嘗有詔旨傳位於陛下是以天下授陛下
也陛下尊之為太上皇帝是為天下之至尊也幸而
奉迎還宮是皇上之至願亦天下之至望也　上皇
為陛下同氣之親兄陛下為　上皇同氣之親弟形
雖為二其實一人況　上皇天性謙冲意無彼此伏
望　皇上於朔望日或節日一幸南宮率羣臣朝見
上皇於延安門以敘連枝同氣之情以極尊隆崇奉

之道是即古帝王友弟之義也至於儲位亦不可久虛伏望　皇上推同氣猶子之義詔　沂王復居儲位以為天下之本如此則五倫備而和氣充溢於宮庭萬姓愛戴而歡聲洋溢於四海殆見天心自回災異自弭而胡虜不足平矣見進思錄

景泰五年春上天示戒積雪連陰朝廷下詔求言御史鍾同手成諫章大畧以朝見兩宮復還儲位為重初以稿示都察院副都御史劉廣衡見其語意觸諱謂之曰逆犯龍鱗者必死同乃易稿意在諸司臣察各言致災之由而復儲一事實欲禮部啟之既奏有

旨命廷臣集議無敢言者時綸正欲建言遂發復儲事於是年五月九日己未晡時封章進當宁見則大怒讀畢日已昏門已扃乃傳旨自閤出命錦衣衛即時逮捕入獄翌日榜掠訊無跡又翌日加榜無全膚不得已辭連同即逮繫入獄對既實乃加刑覆訊必欲招通南內不服用炮烙刑又不服乃窮慘酷欲致之死地天乃大風降黃沙人大恐乃禁錮欲終其身自是日甲子至㒳于八月既得生乃酌酒相慶或賦詩遣興或奕棋消間日則對坐夜則對卧相與談論無復憂悶見鍾同墓誌銘

大理寺少卿廖公莊見同與綸下獄乃繼言復儲事當宁怒其言切直待其以下憂陞見即於朝臺大杖之公十幾死貶為陝西河洲衛定羌城驛丞遂因而有旨命錦衣衛封六大杖擇六壯卒即獄中大杖同與綸一百必就死每五杖易手同肌體尤瘠故杖至三十已斃不動杖畢項之乃甦衆以手舁入獄又禁不與酒既而綸漸平復幸不死鍾同墓誌銘並章恭毅文集

天順元年丁丑正月奉　旨釋放還職出獄之際京城男女聚觀塡道擁不可行有嘆息泣下者見諸方脫杻鐐手足拘攣不能動復項上鐵索繫縛三年

身同卧起白亮如銀尋陞禮部右侍郎山東水守臣
請蠲租未允公為請得減其半宗室有被火盜乞賑
卹同列執以例公特請得賜金五百两時尚書與濟
伯楊善侍郎鄒幹意皆不恊南京禮部侍郎缺即以
公對　上初難之頃之改南京禮部又改吏部轉左
侍郎凡六考成化丙申守制乞致仕許之卒贈尚書
謚恭毅年譜
公以天下為已任凡朝政得失生民利害知之未嘗
不言言之未嘗不盡方其未論復儲也嘗陳太平致
治十六策以致籌邊圉通楮鈔與寬恤增解額亦屢

言之蓋已亡慮千數萬言其始脫詔獄而爲禮部也山東以水災告戶部泥不行則特奏得減租十之五王府以火災告同列執以例則特請得賜金五百兩蓋其既踣且奮而抗言讜論不少挫蛔有如此者淵見

公墓誌銘方石撰

公性質直坦易與人無貴賤疏戚一笑之間洞見肺腑至其臨大事決大議則凜不可奪自號戇夫或勸公少貶以狥曰在我者有義與命在彼者吾不知也故悅公者寡不悅者衆然至論立朝大節則未嘗不以公爲首稱

我國家承平之治至宜德正統而極極熾即豈小大之臣方仰承 德意以將順頌美於不暇所請憂治世而危明主者已絕無而僅有益於是得二人爲曰翰林學士李公時勉曰翰林侍講劉公球至於景泰之季而公實繼之公以二聖之恩克保晚節已上姚學士公於無愧故雖不必若鍾以必致乎侍講公之死然究其所至固非所嘗裁而幸成者則其於庠已益有光矣於乎公固一代之偉人也哉 並誌墓

方其職在一司位不過五品開口攘臂論國家大計雖身困書屈一時天下皆知有所謂名義所謂風節

以至於 英祖之光復 憲皇之顯紹神功聖德纘緒炳耀於天地獨而公之身及享其盛復雖遠處南國亦隱然為天下重纔公輩二三人則名義風節皆未可知而天下之事去矣是豈非天之有意於 國家億萬載靈長之祚而然哉（見西涯李公年譜序）

公既以節義為天下望未嘗少貶以從時權奸憚之故為左右侍郎十有八年皆處南國顯擠潛沮弗復改擢公益厲以裕終不自悔議者以公有汲長孺之剛直魯宗道之骨鯁（見王編修所撰公廟碑）

正統之末 社稷非 景帝未知如何一時安攘之

功卓矣所不雖者易儲一事爾使當時廷臣有能直諫以身殉之則儲未必易後有繼公連章僉諍必從迺已則儲可必復正月十七日之變亦何自而萌柰何獨公憤發一言遂罹楚毒豈意復辟顯位以功名考終而榮及後人忠義之報何如哉蓋公孝友朴淳剛方坦易遇事敢言厥後 景帝拒絕讒間全護兩宮其亦終有悟於公之言也夫（名臣言行通錄）

尹直贊曰侃侃蓁毅抗志獨立忠讜是陳孰謂鱗逆綱常是扶我躬遑恤 天日重明嘉乃丕績令之名臣古之遺直（言行通錄）

憲使

韓偉[illegible]安人見府志

以舉中太學生擢監察御史巡歷有聲陞河東鹽運使以清節見稱見一統志

運使韓偉溫州人魁梧端重為御史有聲獲妖盜有功詔以男婦數口出巡河南鎮靜有體一方仰賴闔省上下咸謂前此巡者十數輩或過於刻或猛而嚴或貪而懦或矜而肆或佻而輕或奸而譎或愚而暗未有如偉者自後繼者十數輩亦莫能及見天順日錄

遷河東運使清操甚著名斷建明創立學宮得師儒所

原缺

登崇寧二年進士第累官爲太常寺丞出爲江東轉運使江寧軍校周德作亂良顯聞變率衆與戰斬十餘級力不能勝死之事聞贈賉良涯忠義傳

潘進士

潘方温州平陽人見宋史忠義傳寶祐四年進士調監慶元府市舶慶元降附方不屈赴水死忠義傳

侯節愨

侯畐字道子温州樂清人見宋史忠義傳三貢於鄉兩試轉運司皆第一以武舉授合浦尉柳

城令衞步軍司幹辦公事侍衞馬軍行司計議官寶祐五年制置使賈似道辟通判海州兼河南府計議官李松壽據山東突出連泗邑晝城下死之闔室遇害太學生二十一人言於朝即海州賜廟旌忠謚曰節毅仍立廟其鄉邑所著有霜崖集忠義傳

徐正将

徐臻溫州人見宋史忠義傳

父官河南德祐元年臻往省以道阻會大祥動王臻往依之以筆札典樞密小心精練天祥被執臻脫難復來願從天祥北行扶持患難備殫忠欵至隆興病

死忠義傳

正將徐臻第一百三十四詩闕見文山集杜

桂鎮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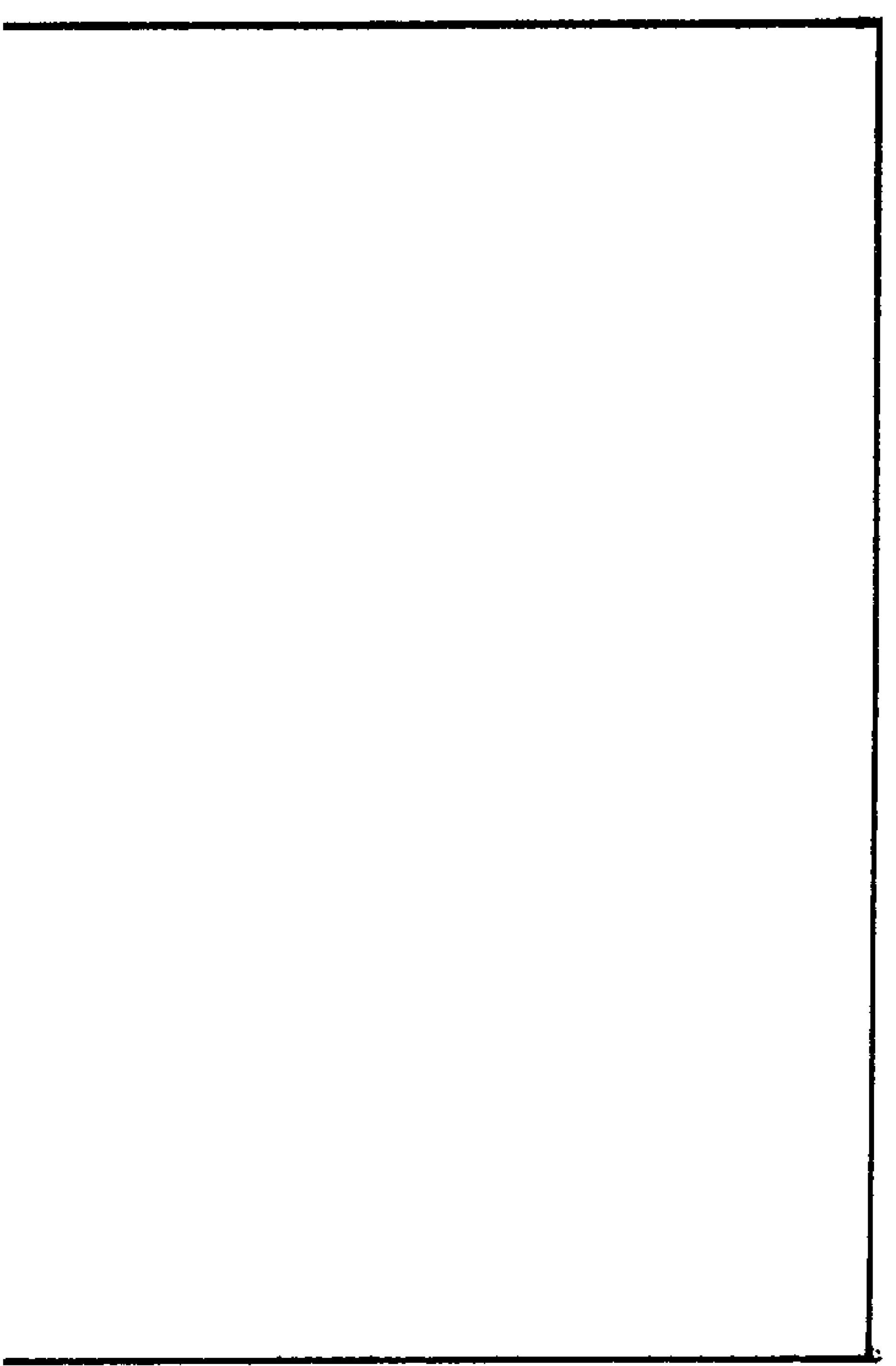
桂完澤永嘉人見元史忠義傳

嘗從江西左丞李朵兒留京師得為平江路管軍鎮撫為仇家所訴免官會賊攻昱嶺關行省遂假前官令從征完澤勇於討賊凡再戰關下皆勝尋又與賊鬬為所執其妻弟金德亦被擒皆反縛於樹臨以白刃脅之降金德意未決完澤呼曰金舅男子漢即死不可聽賊德曰此言最是因大罵賊怒剖二人之腹

而死（並忠義傳）

彭忠愍

彭庭堅字允誠溫州瑞安人（見元史忠義傳）擢至正四年進士第授承事郎同知沂州爭毀牛皇神祠驅鄰郡上馬賊免民橫急徵歛民甚便之俄以平反獄因忤上官意遂棄去十年詔選守令以建寧路崇安尹起庭堅于家屬鉛山寇周良竊發犯閩關庭堅禦之有法寇不入境十一年陞同知建寧府路總管府事江西寇熾庭堅率民兵克復進陽又進兵平浦城



原缺

大撫軍院命庸團結房山遷同僉將作院事又除刑部尚書仍領團結會諸寨既降庸守駱駝谷遣從事段禎請援於擴廓帖木兒不報庸獨堅守拒戰衆將潰庸無去志已而寨民李世傑執庸出降以見主將庸不屈與禎同被殺（忠義傳）

周樞密

周誠德字守仁參政嗣德之異母弟平陽人（見蘇平仲文集）嗣德分鎮平陽總制瑞安幕府之中非無村智與之共事又有僚佐布列左右求其臨機決謀之際以其可否為違從行師制敵之間以其前卻為安危求之

他人固不能矣是以數十年間軍旅之事公獨身任馬公之為人也明敏而果毅沈雄而莊重大敵臨之而不慑小寇嘗之而亦慎矢利而氣不變得勝而色不喜其紀律嚴其號令明其賞罰必其威惠洽其於士卒戰陣則先之次舍則後之甘苦則同之卓乎有古名將之風

大小戰無慮數百劉徑口小龍南山掇四隅三甖馬嶼蔦三港四溪[illegible]百丈莒岡諸砦縛金安三吳邦大磔李師金翁瑞降張仲卿吳叔甯殲金龍十禽程景安斬葛兆俘吳悌五諸酋而分北其徒黨復松山崇

原缺

東嘉錄卷之十七

忠臣

林霽山

林景熙字德陽溫之平陽人章祖程題霽山文集

宋咸淳辛未太學釋褐授泉州教官歷禮部架閣時異事殊遂不復仕會稽王監簿彩書屈致與尋歲晏之盟於是往來吳越間殆二十餘年程章祖題

元兵破宋河西僧楊勝吉祥行軍有功因得於杭置江淮諸路釋教都總統所以管轄諸路僧人時號楊總統盡發越上宋諸帝山陵取其骨瘞浙江築塔於

函 蛟 寒 抔 咽

宋內朝舊址其餘殘骨棄草莽中人莫敢收適先生與同舍生鄭樸翁等數人往越上痛憤乃不能已遂相率為采藥者至陵上以草囊拾而取之又聞理宗顱骨為北軍投湖水中以錢購漁者求之幸一網而得乃盛二函記言佛經葬于越山且種冬青樹識之不敢明言其事以夢中作為題其詩曰珠亡忽震蛟龍睡軒弊寧忘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鬼神驚一抔自築珠丘土雙匣猶傳竺國經獨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泣冬青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前幾吠鴉水到蘭亭轉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珠

花　穴　足

覓玉爐又成埃斑竹臨江首重回猶意年時寒食祭
天家一騎捧香來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
雨青影空五月深山護凝雪石根雲氣龍所藏尋常
螻蟻不敢穴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觴底月蜀
魄飛遶百鳥臣夜半一聲山竹裂見白石樵唱註
遂昌鄭明德先生元祐所書林義士事蹟云宋太學
生林德陽字景曦號霽山當楊總統發掘諸陵寢時
林故為杭丐者背竹籮手持竹夾遇物即以夾投籮
中林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取賄西番僧曰
餘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家孝家斯是矣番僧左右之

果得高孝兩朝骨為兩函貯之歸葬於東嘉其詩有夢中作十首其一曰一杯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曰空山急雨洗岩花金粟堆寒起莫雅水到蘭亭更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又曰喬山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騎捧香來餘七首尤凄怨則忘之葬後林於宋常朝殿掘冬青一株置於所函土堆上又有冬青花一首曰冬青花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雪石根雲氣龍所藏尋常螻蟻不敢穴移來此種非人

卷

問曾識萬年觴底月蜀魄飛繞百鳥巨夜半一聲山竹裂又一首有曰君不記羊之年馬之月劈歷一聲山石裂聞其事甚異不欲書若林霽山者其亦可謂義士也已見南林輟耕錄

霽山林德陽前進士也壯年英華果銳之氣無所於托璚瑰玉佩大放厥辭見方峯文集蛟

德陽自鴈蕩遊會稽而錢塘潮汐之吞吐吳山烟霏之舒卷瞻望兮咫尺縹緲兮余懷所以觸其情發其感者朝朝暮暮無日無之故其悽惋夷以遠闇以章率有古意蛟峯文集

文曰白石臺(槀)詩曰白石樵唱皆行于世見溫州府志

鄭學正

鄭樸翁字宗仁家溫之平陽見林霽山文集

未弱冠東書遊京類名暴如雷癸亥以類申補太學戊辰升內舍壬申癸酉公闈連魁中甲戌省闈又中賜上舍釋褐授迪功郎福州教授尋除國子正轉從政郎棄官耕隱𨞥山瀑下越故人羣禮招之往來轍迹餘二十霜霽山文集

元僧楊勝吉祥發越上宋諸陵聚骨於錢塘寶勝寺塔下以厭之其餘遺骸暴露人莫敢顧樸翁遂與

人林景熙等謀問行拾之盛以二函瘞越山中覩郡
余與鄭公生同里學同師縣長至老同出處又與其
同然而是非酬忽之際更相箴正以至同爭極辯不
苟焉為同也
公學聖賢之學名其齋曰初心沉毅直方自許致澤
至於志不獲遂猶以言語文字扶植綱常精衛填海
憑霄銜土重可悲也
公之文兮燗其河漢公之行兮豐厥根幹歷艱危兮
忠孝不遷人孰知兮知之者天
有雜著二卷曰續古詩一卷曰厚倫皆精實可傳並齋

陳錄事

陳高字子上世爲永嘉平陽著姓（見揭伯防所撰墓誌）幼讀書日記千言所請謁即出人意表擢至正十四年進士第授慶元路錄事明敏剛決吏不敢易民不敢欺聲名方赫赫一旦忽移去及方氏至欲招致之而無從得矣

平陽陷棄妻子往來閩浙間蓋欲人不知其所在二十六年冬東西浙陷明年春先生浮海過山東謁河南王太傅中書右丞相于懷慶論江南之虛實陳天

下之安危當何以弭已至之禍何以消未來之憂適閩陝多故未之用士大夫聞其至皆願與友丞相亦喜即欲官之知其非志亦不強數月疾卒于邸葬于懷慶城南四方之士凡自南而來者皆會哭

先生為文上本遷固下獵諸子為詩上遡漢魏而齊梁以下弗論也先生為行潔己而不同於俗抗節而不屈於物意所與惓惓焉不能舍赴其急水火不避所不與欲其一語一字不可得所至合則留不可則去自號不繫舟漁者並墓誌見陳子上存稾

六藝百氏之言子上無不學而以求道為急凡詩文

華　特

未嘗苟作要其歸不當於理者蓋鮮矣自為舉子時
其所作已為流輩推重金葉胡汲仲先生以古學名
嘗傲視一世人於文章靳許可獨敬愛子上而稱之
曰能其擢進士也朝之名公鉅人若翰林歐公太常
張公禮部貢公御史吳公助教程公僉謂子上之文
宜用之朝廷施之典冊相與論薦之見蘇平仲文集
子上抗待操於亂世臨患難死生禍福而不易其志
不汚其身可謂賢矣而其言也揆諸往哲而有合傳
之來世而無愧
於戲重其身愛其妻子不能忘其墳墓去其鄉里人

類

之情也而至違鄉里捐墳墓棄妻子而置身於難險之地則以所重者甚於身所愛者甚於妻子所不可忘者甚於墳墓所不可去者甚於鄉里也身非不重也而有重於身者焉妻子非不愛也而有愛於妻子者焉墳墓非能忘也而有不可忘於墳墓者焉鄉里非能去也而有不可去於鄉里者焉夫安得不舍彼而取此哉然非識輕重之人亦惡乎能之吾讀陳子上貽謝復元書未嘗不歎其於輕重也明於取舍也審而又悲其適丁斯時也使子上不丁乎時斯則固重其所重愛其所愛不忘其所不能忘不去其所不

問 徵 後 肓

流落於邑既而帝見亂甚始思公顧其兄大都留守
愛穆奇問公安在對曰病卧故里即日以徵事郎同
僉太常禮儀院事召不拜又召拜集賢直學士亞中
大夫燕太子贊善最後召以翰林侍講學士資德大
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事從兩召皆有御衣
上尊之賜而公終已不赴其言曰吾嘗見病者不早
使醫師治之及在膏肓始召醫從事雖扁鵲亦走而
已今國事如此豈臣子之所忍見然賢如先丞相處
輔弼之地猶不能存宋於垂亡況吾之材職以論思
獨能存元於垂亡乎　王師克溫公自沉于淵軍士

以半頁存在
而以下下半
頁上

史情　陳侍講

陳達字元達永嘉人見蘇平仲文集

二十學書於平章康里公子山待制柱公本學詩於張真居天雨馬教授伯誠三十書名與康里公上下欽安殿成在廷善筆扎者咸書牓上進獨用公所進者

立朝慕汲黯之為人事無大小言必剴切皇太子禮貌之不徒以其善書也刻魯充帖木兒寔丁酉冬賴太子苦諫得不殺遂辭所居官明年遵海南歸永嘉即墓下以居從遊十陳高授尚書周易語及時事輙

勍

辭

進士

可去若尋常矣於戲子上何其不幸也耶子上余友也同薦于鄉同試于禮部後一再見于四明而遂永訣矣曩在京師從揭兵部伯防得其所著子上埋銘讀之而高兵行而偉其志今讀此二書愈益信其行之高其志之偉雖去之二十年餘而生氣猶凜凜焉於戲子上其賢乎哉子上雖客死山東然後葬以禮墳墓妻子皆無恙而鄉里與有榮耀然則子上豈真不幸也耶甚矣輕重之當明而取舍之當審也

詩文總若干首釐為若干卷題曰陳子上存稾林蘇仲文

集

考　困　分

出之引佩力自裁軍士奪之乃斷髮示無用猶安置濠州後遇赦任便居住乃還蘭溪病風痺聞有薦之旨遂却藥不御而卒

公伯祖宋相宜中景定初以劾丁大全而編管建昌軍公以劾禿魯帖木兒而幾見殺丞相之言不用後二十餘年而宋社以屋公之言不用後十餘年而元社以屋書曰與亂同事罔不亡信矣夫丞相也公也生與阨會何其絕相似也豈非不幸歟然身躓而名隨之初非不幸也而況元亡公分致死以殉國雖制之肘而其心則與乃祖行軍司馬死汾水關同諒也

一門之內百歲之間風烈相終始所謂世篤忠貞者哉並蘇平仲文集

卓侍郎

卓敬字惟恭瑞安人見溫州府志

少穎悟絕人讀書十行俱下一見棄去終身不再讀詩詞宏遠有一倡三歎之音為文精奇驚拔磊落類其為人七歲時從群兒嬉有見者指曰斯兒骨法殊異後日必為名公卿惜血不華色耳見劉球撰傳及溫州府志性至孝讀書寶香山時年十五晨昏之禮雖遠不廢會夜歸值大風雨冥昏不知所之得一牛兒憑之而

飾

去及歸啟門乃一黑虎也時以為孝感所致

登洪武戊辰進士除給事中時國初制度初立典則未備諸王服飾僭踰破衆間白 上曰京師天下視效禮法綱紀攸先聞諸王在禁中服飾尚有擬太子者然則何以令天下耶 上笑曰卿言是吾未慮及此也由是益器重焉而或乃以太剛則折為戒敬謝曰敬一介書生荷 上恩厚驟登清要官以諫為名吾知盡諫諍之道上不負吾君下不負所學而已且吾聞居其位則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為之益力

陞戶部侍郎嘗密奏其畧曰北平天下都會地方廣
邈士馬精強宜及其未備不然大舉而南建瓴東下
勢既瓦解雖有一二特立之士亦無所為矣夫將萌
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可為者勢也量時而為非至
剛者莫能斷未見而動非至靜者莫能察且帝王之
孝以保安社稷為先小節非所論也事竟寢
太宗皇帝南下時敬既被執首責以不迎乘輿之罪
敬厲聲抗拒詞甚不謹　帝怒欲殺之而憐其才美
命繫獄欲屈其志而復官之時使中臣諷之曰
今上皇帝叔也事屬一家忠無二致昔管仲不死小

白魏徵再事太宗故事可師胡為徙自苦耶敬泣曰人臣事君有死無二足下以管仲魏徵為言此非所以望敬也　帝知敬義不屈然憐其至誠猶欲生之而姚廣孝不可以為敬雖一介書生實英雄才略也今即欲巡狩則彼擄東南之饒限長江之險鼓舞豪傑陛下未可安枕也豈非養虎自遺患耶昔吳王不殺范蠡而蠡卒滅吳王衍不殺石勒而勒終害衍人事有幾不可失也　帝意遂決已而命斬之復夷三族臨刑殊從容但歎曰國家養兵三十年一旦變生器無措置敬死有餘罪但恨不得為兵官得少行其

志耳神色凛然經日猶如生
帝甚愛敬雖為姚廣孝所譖其心實不忍殺之嘗曰
國家養士三十年不負其君惟卓敬耳
博學多能美丰儀善談論雖天文律歷地理兵刑靡
不各造其奥尤邃性理遺書十卷發明周子通書邵
子經世之學詩文五十卷沒入之日一室蕭然惟書
畫數軸焉
公門人黄潮光之子養正持其遺書及詩文拜出公
像以相示球拜起欷歔證以見知聞知之實者如此
且以忠貞私謚之以伸仰慕之意

當時死者亦非一士論者每每以公為首稱焉其見之死而守之正豈非有以參天地閱盛衰獨全其浩然故耶真可與夷齊等倫而漢唐宋諸先正未知其孰先而孰後也並見傳府志

東嘉錄卷之十八

孝子

陳孝門

陳侃永嘉人見一統志

至道中以孝行聞五世同居無間言太宗嘉之詔旌表其門一統志

温州陳侃五世全居賜詔旌表門閭侃事母至孝賜其母粟帛見宋史孝友傳

今建牙鄉猶稱其家曰陳孝門見郡志

仰孝廉

仰忻字天貺永嘉人見宋史孝友傳力學以篤行稱年五十餘執母喪盡孝禮躬自負土廬于墓側有慈烏白竹之瑞郡守楊鐇表其里孝廉坊大觀八年以八行取士郡以忻應詔未幾卒贈將仕部孝友傳

忻著同姓圖曰姬周鄭江與仰同姓百世不通婚姻蓋後世論氏而不及姓故忻始倡焉有訓童規鑑十二卷有永嘉百題詩集見郡志

陳孝子

陳宗永嘉人見宋史孝友傳

年十六母蔡病篤刲股為藥病無已而復病不救宗一慟而絕郡守陸德與云陳宗自毀其體哀慟傷生非孝道之正而能為人所難為之事亦天性之至官為合葬榜曰陳孝子之墓孝友傳

周孝子

周樂瑞安人見元史孝友傳

宋狀元坦之後父晟通經能文方氏竊據溫州拘晟置海舟上樂隨往事其父甚謹一日賊酋遣人沉晟于水樂泣請曰我有祖母幸留父侍養請以己代父死不聽樂抱父不忍捨遂同死孝友傳

周樂同死詩曰海冦憑陵父被拘問關隨往侍朝晡一朝强冦將沉父便欲捐生代父軀致養重闈只父身哀祈留父奉慈親誰知兇冦心猶忍父子俱沉更愴神見孝順事實

張孝子

張端涿州人父君錫至正末任平陽州判官因家焉特周嗣德守平陽因辟君錫為樞密都事方明善攻破平陽君錫俘入温城端隨往日夜涕泣不食父謂曰我分在必死爾歸視爾家勿以我為念端曰父辱子死理之常也大人萬一不諱端安可獨生乎既而

明善沉君錫于江端亦自投江抱父俱沉而死見府志
哀哉張孝子乃是公侯孫素質粹而美至性絶且溫
十歲知讀書十五能文翰二十從父遊蒞官東海壖
維時正艱危兵戈起郊原周侯開幕府而父為幕官
殃咎忽變異主將罹禍患群兇橫戈入士卒俱凋殘
父亦被俘虜械送囹圄間彷徨從父往豈顧微軀完
囊之千金資曷以釋父愆讒言日交構彼兇生怒嗔
肉袒往告訴代父甘喪元哀辭苦不聽父竟死深淵
號咷走抱父浮沉向波瀾父身不可救子命亦自捐
嗚呼忠孝心化為厲鬼冤蒼天杳茫茫孰為陳此冤

見繫壤集

張孝子

張正字思中漢之平陽人見蘇平仲文集九歲父仲達喪鞠於母林十三歲母瘡發于額左角瘍醫視之曰此瘡惡不可言腫若至鼻雖秦越人不知為計矣正憂惶倉黃走城隍祠匍匐泣禱引刀刲股肉持還家鬻粥以食母瘡立愈初瘍醫見其母之瘡之愈而不知其愈也正食以股曰駭曰吾見患此瘡者十人十不救張母獨無恙何哉已而其事頗聞人比之孝己正事母極孺慕之情事無鉅細不咨決

謨

不行年三十娶婦陳帷帳衾褥施于床者襍以錦綉
正曰吾在襁袍時母推燥而就濕今吾母寢處何如
而吾乃寢處此於吾安乎即以議其母陳事姑稍懈
正輙曰娶所以為養也若不盡力奉吾母何以爾為
陳嘗有間言正曰我豈孝衰於妻子耶不然此言何
自至白其母切責其妻其妻亦感悟更為恭順之行
洪武丁巳秋母滯下伏枕血糞淋漓正時以手掬去
之了無難色後六年春母疾病衆醫人人以為切其
脉察其證不可為正曰吾聞父母有疾雖不可為無
坐視而不營救之理禱于東嶽行祠復刲股和藥藥

未進而母病革矣母沒朝夕悲號感動聞者及既葬日至暮所未嘗不流涕於戲正可謂孝義也已見蘇平仲文集

陳孝子

陳序平陽人見溫州府志

景泰間父病篤序三刲股以療之溫州府志

代樹無代栢愛此手澤存爪樹傷栢無鋤樹傷栢根根膚尚可惜戚飢亦何人吾飢本親遺善以奉吾親一茫茫堪輿內此意誠苦辛飢戚幸未死遺徧傳兒孫孫乎慎勿忘錫類良有因見李丙崖題陳孝子封贈詩

東嘉錄卷之十九

氣節

陳連江

陳彥才字用中平陽人見郡志

宣和三年何渙榜進士通判黃州子霧中散大夫孫陞知泉州彥才居官廉靖秦檜以不附己終不大用有詩述懷朱文公為跋見平陽州志

紹興初有退相寓永嘉獨陳用中彥才雖鄰不謁及再相有薦之者止就部注邑連江戲作小詩云命賤安能比鉅公偶然年月與時同只因日上爭些子笑

向連江作釣翁蓋其所生年月時適與時宰同但日差異耳見竹坡詩話

跋陳大夫詩曰常人之情少有一善則自視哆然若有餘而其責報也欲然常若有所不足所以善日消而惡日長卒以陷溺於利欲之橫流而不自知也大夫陳公廉靖自守不肯屈意權門寧俯首於下寮終身而不悔此其晚歲僅以年勞得官其世而所以省身知足之意見於短章者乃如此其志念之所有與庸人也遠矣嗚呼子孫之賢其亦深念而敬守之也哉慶元己未十一月既望新安朱熹識見晦菴文集

何提刑

公諱逢原字希深世為温人見梅溪文集

公姿語

姿穎異眉宇秀整頎而長身兒時強記覽落筆諸驚人嘗賦松栢後彫志趣不凡識者期以遠到

刪

召對敷奏進止剴切詳雅除勑令所删定官遷秘書省正字時秘閣初建登瀛皆極選公翺翔其間讀異書見聞益博

容

初秦氏盜權以國事讎敵大將竄忠良鉗天下口神怒人怨公為書生時嘗容其館授其子以經於是間見以物議洶洶告秦氏曰吾所與語者天也豈復與

人校是非公曰天之心即人之心也豈有異哉秦氏大衙之臺諫承風指以他故至是再黜士論屈之公無幾微愠色

公既忤權臣迹踈遠十年楚蜀晚方還朝以疾補外遂致不起才不克究中外惜之

永嘉自元祐以來士風浸盛淵源自得之學胷臆不蹈襲之文儒先數公著述具存不恠不迂詞醇味長鄉令及門孔氏未必後游夏徒也涵養停蓄波瀾日肆至建炎紹興間異才輩出往往甲於東南若公又其卓然者

道

長於理學尤精論語覃思二十年每見學者必與講論有集解十卷簡嚴明白超詣處諸儒所不到善屬文清峻遒麗雖倉猝應用必自己出不剽竊前人語尤長於詩有晉宋味有文集二十卷外制二卷並梅溪文集

顧錢塘

顧岡字德鳳平陽人見郡志登紹興第授錢塘簿時趙鼎去相位秦檜擅權力主和議不附己者必加擯斥岡深懷憤歎適鄉人蕭振權工部侍郎岡因致書於振極言秦趙二黨事以泄

其不平自是遂不復仕　郡志

秦檜當國勢焰可畏一時端人正士斥逐殆盡士大夫雖素有樹立若蕭振者亦附麗焉錢塘主簿顧君獨貽振書讓以不當附檜反覆千數百字使檜聞之禍且不測而君乃毅然弗顧豈非所謂見義而勇者歟主簿之職微耳當是時據高位食厚祿者固不乏人而君獨為朝廷深遠慮其忠君愛國之意何如也蕭為侍從同里人士孰不樂稱頌其美以相扳援而君則愛人以德盡忠告之道不為世俗兒女態抑可謂直諒君子哉勇於義忠於國直於朋友此皆人之

所難者非賢其能若是乎書中所謂堂堂社稷反為諸公快意之地深可痛慜三復其言真足以流涕而慟哭歷觀自古暨今姦邪誤國未有不由乎此者蓋姦臣執柄於不同乎已者不問其人之賢否必擠而去之然後有以快其意賢者既去而國以危亡隨其後如王荊公安石亦本號為賢士及為相欲新法之行當時諸君子議不合已悉加貶竄而引用同已之小人卒以快意基靖康之禍嗚呼主簿君之言不亦信而有徵乎見陳子上存稾

永嘉顧仲明其先世主簿君與蕭侍郎論朋黨書言

論慷慨而激烈時蔡檜柄國方以威權鈴制天下士大夫罹其禍者甚衆而君言若此此予之所素歎以為人心世道之微者 見青陽文集

徐省元

徐履字少初温州瑞安人 見晦菴同年錄

倜儻有大忠紹興中省試第一秦檜欲以女妻之及廷對乃佯狂不荅一字遂置甲末後官至朝請郎不染於秦氏時人高之 見一統志

徐少卿

徐瑄字純中徐定子 見郡志

贈遂

由評事積遷朝奉大夫大理少卿會濟邸獄興史彌遠竭其附會賊殺無辜且啖以美官瑄守正不從遂削官謫道州徙象州卒端平改元侍御史王遂請加褒賵詔復元官贈集英殿修撰郡志

永嘉徐瑄治周成子獄無所枉自知必得罪吏捨侯命忽夢神人驅之使去答曰吾分宜去不待驅遂但未知當往何所曰汝得嚴州覺與家人言夢眞妄耳吾得罪必南遷安得在近畿乎已而謫道州又徙象州行至來賓縣得圖經視之唐嚴州也歎曰吾其不反乎果終焉見齊東埜語

無　　　排　曾

濟王竑之死大理評事盧陵胡夢昱季晦上書引晉申生為厲漢公太子及秦王廷美之事凡萬餘言訐直撫忌遂竄象州以周成子與謀鞠之棘寺不服理卿徐瑄力辨其非皆坐貶死（齊東野語）

林進士

林則祖平陽人（見郡志）

寶祐中丁大全以戚里婢婿事權倖盧允升董宋臣因得寵於理宗擢為殿中侍御史在臺橫甚宜中與黃鏞劉黻林則祖陳宗曾唯六人上書攻之大全怒削其籍拘管他州司業率十二齋生冠帶送之橋門

鏞　光

之外大全益怒立碑學中戒諸生亡妄議國政且令
自後有上書者前廊生看詳以牒報檢院由是士論
翕然稱之號為六君子見宋史陳宜中傳
慶元間趙忠定去國太學生周端朝張衜徐範蔣傳
林仲麟楊宏中以上書屏斥遂得六君子之名開慶
間丁大全用事以法繩多士陳宜中與權劉黻聲伯
黃鏞器之林則祖興周曾唯師孔陳宗正學亦以上
書得謫號六君子至景定初時相欲收士譽悉上旹
官並擢高第而林則祖陳宗光死曾屡遭黜三公者
相繼召試見齊東埜語

儀

徐狀元

徐儼夫字公望平陽人見郡志

淳祐初進士第一歷官館閣因忤丁大全終其用事

杜門不出大全敗儼夫始出官至禮部侍郎見一統志

忤丁大全或勉其抑己謝過乃題桃符寓意云一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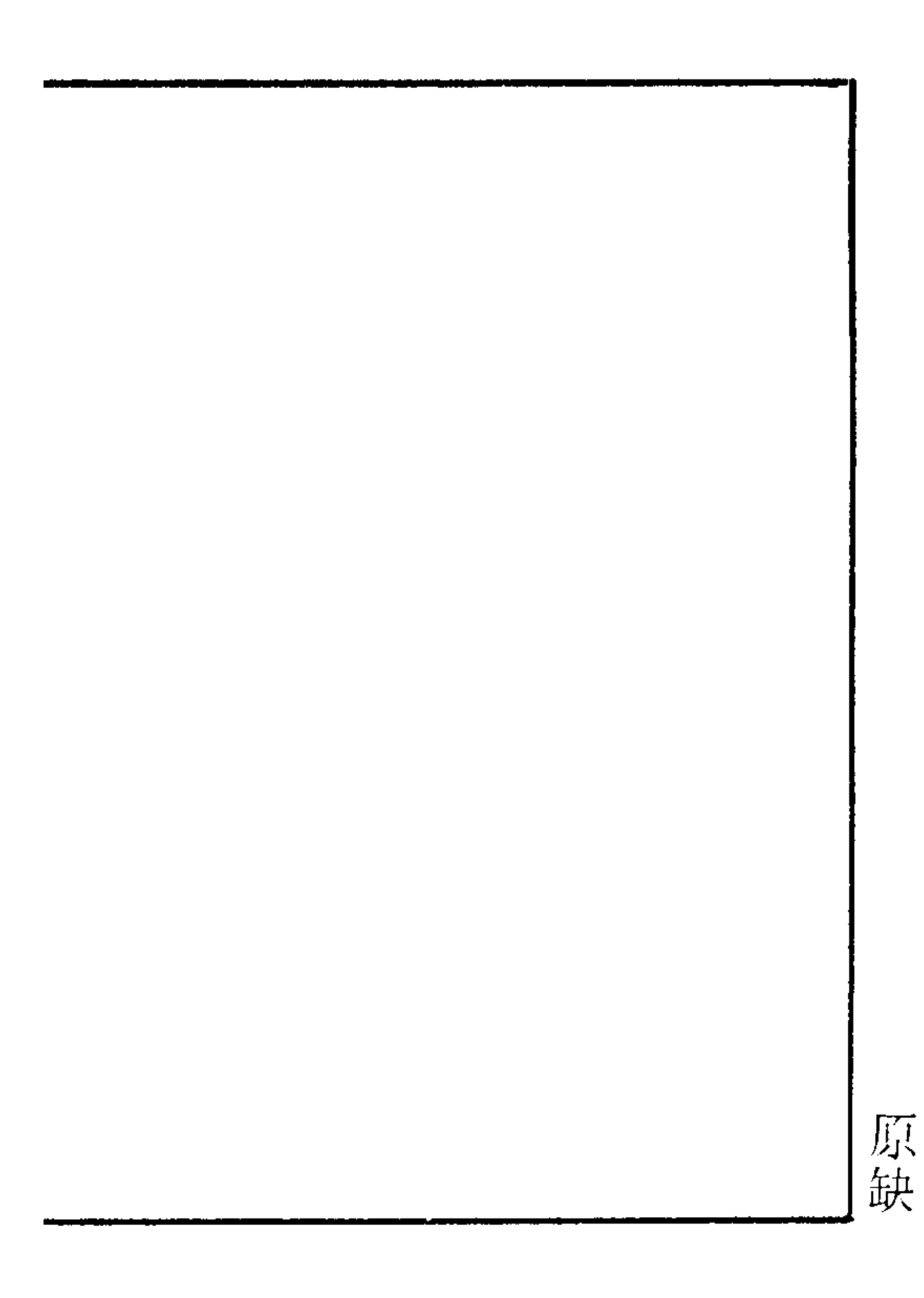
讒龜成白鱉誰能拜狗作烏龍見平陽州志

金上舍

金九萬字鵬程平陽人見陳誠所撰金伯進行狀

正誼齋曰理宗世變國危尤甚邪臣史嵩之藉其從

父彌遠之勢謬為元宰封豕其貪侍從不敢斥其非



原缺

大

東嘉錄卷之二十

詞章

倪司勳

倪濤永嘉人（見郡志）

大觀己丑賈安宅榜進士官至左司郎中（郡志）

倪濤字巨濟能文有採履舉進士擢太常博士（見東都事略）

丱角能屬文傳學强記年十五試太學第一遂擢進士調廬陵尉信陽教授入為太學正秘書省校書郎著作佐郎司勳左司員外郎朝廷議有事燕雲太臣

爭先決策為固位計皆心知不可無敢一出口濤獨言其非且曰景德以來遼守約不犯邉盟誓固在不可渝也天下久平士不習戰軍儲又屈毋輕議以貽後悔王黼怒曰君敢沮軍事耶於是言者論其鼓唱搖造貶監蘄臣縣酒稅再徙茶陵船場卒年三十九死之明年金人犯闕朝廷憶濤言官其一子有雲陽集傳於世（見宋史文苑傳）

倪濤 玉溪集二十二卷（見宋史藝文志）

玉溪集二十二卷陳氏曰左司員外郎永嘉倪濤巨濟撰其父始徙居廣德濤大觀三年進士燕山之役

謫其非以沮軍罷謫衡州茶陵以死年三十九呂居
仁誌其墓曾吉父為作集序見文獻通考

林太常

林季仲字懿成永嘉人見郡志
受業于伯父行簡又從許景衡遊聞見益廣登宣和
進士第
高宗幸永嘉中丞趙鼎薦為臺官及鼎輔政累遷吏
部郎尋除太常少卿鼎罷相亦出知泉州鼎再相奏
令清議所與如劉大中胡寅呂本中林季仲之徒陛
下能用之乎陛下於此或難則臣無所措手足乃除

驗正時秦檜主和議季仲上疏引夫差句踐事爭之大忤檜意罷去益郡志

竹軒雜著十五卷陳氏曰太常少卿永嘉林季仲懿成撰以趙元鎮薦入朝奏疏沮和議得罪仲熊叔豹季貔其弟也皆知名見文獻通考

林懿成季仲嘗為太常少卿永嘉人與會稽虞仲琳少崔相好虞頗通性理之學林以詩送其行曰男兒何苦弊群書學到根原物物無曾子當年夕夕一唯顏淵終日只如愚水流萬折心無競月落千山影自孤執手臨頭休話別與君元不隔江湖又嘗為婺守題

赤松山黃初平祠云路轉溪回草木香有人荷笠山之陽定知我是金華守咲道牧民如牧羊又云羽仗霓旌去不還空餘匊水落人間至今山下無枯旱便是田家九轉丹詩語佳而意新也見西郊詩話

潘轉菴

潘檉字德久永嘉人見郡志

諸父文饒字民則學本濂洛為多士所宗父文虎右科第一檉以父任補右職繼參戎幙召試為閤門舍人久之授福建兵馬鈐轄卒喜為詩下筆立成聲名籍甚人莫能儔永嘉言唐詩自檉始郡志

轉菴潘檉字德久永嘉人葉水心怏稱其詩兢謂永嘉四靈之徒凡言詩者皆本德久父任右職閤门福建兵鈐卒見瀛奎律髓

潘檉題釣臺云蟬冠未必似羊裘出處當時已熟籌但得諸公依日月不妨老子臥林丘佳作也見詩林廣記

轉菴集一卷陳氏曰閤門舍人永嘉潘檉德久撰見文獻通考

趙靈秀四靈

趙師秀字紫芝永嘉人見郡志登紹熙第沉浮州縣改秩而卒自乾淳以來濂洛之

學方行諸老類以窮經相尚時或言志取足而止固不暇如昔人體驗聲病俾律呂相宣也至潘檉出始倡為唐詩而師秀與徐照翁卷徐璣繹尋遺緒日煅月煉一字不苟下由是唐體盛行 郡志

徐照字道暉有詩數百斲思尤奇橫絕欻起冰懸雪跨使讀者變踔慘憟肯首吟嘆不自已然無異語皆人所知也人不能道耳蓋魏晉名家多發興高遠之言少驗物切近之實及沈約謝朓永明體出士爭効之初猶甚難或僅得一偶句便已名世矣夫束字十餘五色彰施而律呂相命豈易工哉故善為是者取

賓主丸　以　容状

成於心寄妍於物融會一法涵受萬象豨苓桔梗時而為帝無不按節赴之君尊臣卑實順玉穆如九投區矢破的此唐人之精也然厭之者謂其纖碎而害道淫肆而乱雅至於廷設九奏廣袖大幅而反己浮響疑宮商布縷謬組繡則失其所以為詩矣然則發今人未悟之機回百年已廢之學使後復言唐詩者自君始不亦詞人墨容之一快也惜其不尚以年不及臻乎開元元和之盛見水心文集

同為唐詩者徐璣字文淵翁卷字靈舒趙師秀字紫芝水心文集

徐璣泉山詩槀一卷見宋史藝文志

徐照集三卷陳氏曰永嘉徐照道暉撰自號天民見文獻通考

徐璣集二卷陳氏曰徐璣致中撰

翁卷集一卷陳氏曰翁卷靈舒撰

趙師秀集二卷別本天樂堂集一卷陳氏曰趙師秀紫芝撰四人者號永嘉四靈皆晚唐體者也惟師秀嘗登科改官亦不顯並文獻通考

翁卷字續古一字靈舒詩曰西巖集徐璣字文淵一字致中號靈淵詩曰泉山集徐照字道暉號靈暉詩

白山民集趙師秀字紫芝號靈秀詩曰天樂堂集見瀛奎律髓

永嘉四靈詩學晚唐宗賈島姚合騤名於時天下皆知四靈之為晚唐而鉅公亦或學之

徐道暉詩真不減晚唐

四靈中翁獨後死然未能攷其沒在何年此詩圈點處十分佳也

翁遊鴈蕩詩不減唐人

四靈詩趙紫芝為冠徐致中當居下位並瀛奎律髓

汪桐陽

汪鼎新字進卿平陽人見郡

少孤自樹立明尚書周易尤長於詩文有桐陽小稿

二卷歲辛卯李思衍行部浙東舉為郡學錄陞平陽

州學教授見平陽志

鼎新學行文章為溫儒宗門人因其自號稱之曰桐

陽公見蘇平仲文集

鄭處士

鄭昂字霱柳平陽人見郡志

志趣高尚不肯諧俗與人落落不合隱居讀書秀貧

安分視勢利澤如也雅好為詩工唐律清新俊逸一

字不苟至正癸巳冬叛卒陳安國撓城以禮訪之昂弗就挈妻子遊西葉莘山中事息始歸屬僉憲伯顏不花行郡義其事屢薦不受見陳子上存稾

李秘書

李孝光字季和温州樂清人見元史儒學傳少慱學篤志復古隱居鴈蕩山五峯下四方之士遠來授學名譽日聞太不花以師事之南行臺監察御史闢辟屢薦居館閣至正七年詔徵隱士以秘書監著作郎召與完者圖執禮哈琅董立同應詔赴京師見帝于宣文閣進孝經圖說帝大說賜上尊明年陞

予

文林郎秘書監丞卒于官

孝光以文章負名當世其文一取法古人而不趨世

尚非先秦兩漢語弗以措辞有文集二十卷並儒學傳

孔孟而下人樂傳其文者屈原荀況董仲舒司馬遷

及其次王通韓愈歐陽脩周惇頤蘇洵父子逮乎我

朝姚公燧虞公集吳公澄李公孝光若此十數君子

其言皆高而當其義皆典而通也見楊鐵崖文集

曩予在京師時與同年黃子肅愈原明張志道論閩

浙新詩肅數閩詩人凡若干輩而深詆兩浙無詩予

憤曰言何誕也詩出情性豈閩有情性浙皆木石肺

肝乎予後歸浙得能詩者七家其一永嘉李孝光季
和其一天台項炯可立其一東陽陳樵君采其二志
釋日句曲張伯雨雲門思斷江也昔黃劉二子能重
河朔[illegible][illegible]家者不足以重兩浙乎
我元之詩求之於東嘉永嘉李孝光錢塘張天雨天
台丁復項炯毗陵吳恭倪瓚蓋亦有本者也近復得
永嘉張天英鄭東姑蘇陳謙郭翼而吳興得郯韶也
季和放乎六朝而歸準乎老杜 並鐵崖文集
李五峰如秦灘間人語言嶄絕而頓挫見 水東日記
高節事

棲

高明字則誠瑞安人見温州府志
自少以博學稱屬文操筆立就一時名公卿皆慕與
交登至正乙酉第授處州錄事有能聲辟江浙省掾
史覆實[實]平江圩田蠲租米無徵者四十萬石改浙東
閫幕都事治四明寃獄操縱允當囹圄一空郡稱神
明以数忤權勢謝病去
方氏强留置幙下力辞又以禮延教子弟亦不就因
臥病卒並府志
岳武穆王墓在杭棲霞嶺下子雲附焉自元統一以
來名人士多有詩弔之不下数十百篇其最膾炙人

口者如葉靖逸先生超翁云萬古知心只老天英雄堪恨亦堪憐如公少緩須臾死北虜安能八十年漠漠凝塵空偃月堂堂遺像在凌烟早知埋骨西湖路悔不鴟夷理釣船趙[illegible]魏公孟頫云岳王墳上草離離秋日荒涼石獸危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何嗟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勝悲高則誠先生明云莫向中原嘆黍離英雄生死係安危內廷不下班師詔絕漢全收大將旗父子一門甘伏節山河萬里竟分支孤臣尚有埋身地二帝游魂更可悲見輟耕錄

予嘉高則誠烏寶傳雖曰以文為戲要亦有閑於世
教傳曰烏寶者其先出於會稽楮氏世尚儒務詞藻
黙皆不甚顯至寶獻祖父業變姓名從墨氏游盡得
其通神之術由是知名初寶之先有錢氏者亦以通
神之術顯迨寶出而錢氏遂廢然其術亦頗相類故
不知者猶以為錢云寶輕薄柔黙外若方正內實垢
污善隨時舒卷常謂得聖人一貫之道故無入而不
自得流俗多惑之凡有謀於寶大小輕重多寡精粗
無不曲隨人所求自公卿以下莫不敬愛其子姓蕃
衍散處國郡者皆官給廬舍而加守護焉其有老死

扁遂　當室　華氏　宴　術氏　焉

者則官為聚其屍而焚之蓋知墨之末俗也實之所在人爭迎取邀致苟得至其家則老稚婢隸無不忻悅且重扁遂字敬事保愛惟恐其他適也然素趨勢利其當室勢人每至輒往雖終身服役弗厭其屢人貧氓有傾心願見終不肯一往尤不喜儒雖有暫相與徒來者亦終不能久留也蓋儒墨之素不相合若此實好逸惡勞愛儉素疾葉俗常容於弘農田民田民朴且嗇實竭誠與交田氏沒其子好奢靡日以聲色宴遊為事實甚厭之除有商民者亦若田民父之為也遂挈其族往依為蓋墨之道貴清淨故也然其

執 詐賓 子 胃 枝嶋造

為人也多詐反覆不常凡達官執人無不願交而率皆不利敗事故其廉介自持者率不與賓交自賓之術行挾詐者往往偽為賓術以售于時後皆敗死故賓之術益尊是時崑崙抱璞公南海玄珠子永昌從華生皆能濟人與世俯仰曲隨人意而三人者亦願為寔交苟得賓一往則三人亦無不可致故時譽咸歸於賓焉賓族雖衆其狀貌技術亦頗相似知與不知咸謂之烏賓云論曰烏氏見於春秋世本姓苑若存餘拔烏獲皆為顯仕至唐承恩重胤始盛追賓而益著賓裔本楮氏而自謂烏氏則變詐亦可知矣

闕

實之學雖出於墨而其害道傷化尤甚雖孟軻氏復生不能闢也然使實生於唐虞三代時其術未必若是顯然則實之得行其志者亦其時有以使之嗚呼豈獨實之罪哉鄭耕錄

林長史

林伯恭名溫永嘉人見宋太史文集

伯恭博極群經而尤長於春秋嘗應書鄉闈實魁多士伯恭年始二十餘一旦名動海內自時厥後學益加脩遂擢至正甲午進士第

歷佐省憲二府正色直言百士畏懾時出奇計剪三

庫

充

閒

陋士

迸如烹狐兔

其發於詩也沉欝頓挫渾厚超越大雅奏而黃鍾獨

鳴也武軍開而五兵森列也洪濤怒漲而魚龍出沒

也一展卷間呈珍獻異可欣可愕精神為之震眩瀌

前所謂聲因於氣皆如其人而著形者豈非然耶豈

非然耶世之學詩者衆矣不知氣充言雄之旨往往

局於草木蟲魚之微畢工於一聯隻字間真若蒼蠅

之聲出於蚯蚓之竅而已詩云乎哉伯恭之詩出一

洗習俗之陷信知囊犖之上自有其人也

必有頓悟絕特之資而濟以該博宏偉之學察乎古

夲天人之變而通其洪纖動植之情然後延以憑籍是氣之靈役局於一藝滯于一材雖欲提驍橫騖以追乎右人前之而愈却培之而愈低幾何不墮於鄙陋之歸此瀌於伯恭之詩不能無感焉（並宋太史文集）

洪武初授秦王府長史興閩浙二省鄉試有粟齋文集（見郡志）

蘇編脩

蘇伯衡字平仲金華人洪武間為處州府學教授遂居平陽（見金華文集）

少警敏絕倫誦說不勞而習中歲大肆力於文辭精

慱而不麄澀敷腴而不茍縟不求其似古人而未始不似也見宋太史文集

由國子學錄為學正　上親擢國史院編脩官以贖辭歸廩以翰林承旨致政將還　天子命舉可以自代者即以平仲應　詔既至復固辭　上亦憫其誠特賜文綺楮幣遣之宋太史集

平仲於文定公為九世孫起前鄉貢進士　上親擢翰林國史院編脩官一時號稱得人見於著作者語辯而辭達識不凡而意不詭亦由其明於理而昌於氣也余與之同朝每得而讀之未嘗不為之擊節焉

華峰

謂

聖天子龍興江左文學之士彬彬然為　朝廷出者疊葉之君子君多典冊之施文檄之行故實之講牒然足以黼黻國家所謂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而顒顒昂昂者則未能或過於平仲有由然哉他日徵我　朝文章言語之工有以鳴國家之盛而追配漢唐諸作者其必於平仲有取也夫（見溪意硯文集）

以之賢不羣固有定論文章之高下亦然近而作者漸已稀濶在東南惟[illegible]事與孫教授耳徐公之文簡質典重有渾然之氣然推騁暢忌言極論而不竭者實惟執事士氣日卑學術日趨於汚下甚矣病無聊

甚足爲荷斯事矣惟執事善自謀以大宣正學上報國家下慰相知者之望見遜志齋集平仲今之子長也見東里文集

季恥菴

子應祁端安人見府志

應祁字君壽號恥菴從進士高公則誠遊博覽群經尤長於春秋累薦不起見黃文簡撰[illegible]徵幾墓誌至正間方氏擾有温郡乃避地邑兩秀原溪口愛甚秀勝搆樓居之日以事親讀書爲事既而搆得故家宋邵氏遺書簡精要數千卷歸閉門讀之數年精思實

踐多所造詣覲寶書屋

少穎悟得關閩諸儒全書讀之於天道性命之微古今事物之理與夫百家子史靡不極其津涯嘗曰窮經以致其用反躬以踐其實不如是讀書奚益洪武十九年以明經召力辭以歸年八十三卒

恥菴先生季子應祁撰並府志